

农村通俗文库
文艺作品选

第二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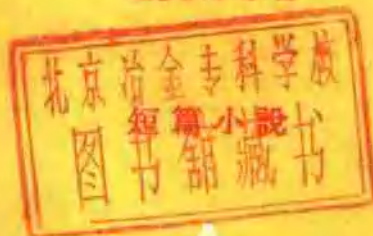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文艺作品选

第二辑

大木匠

王汝石等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目 次

大木匠 王汝石(1)

“三年早知道” 馬 烽(27)

大木匠

王汶石

这天早晨，田間宁静得出奇，太阳已高高升到碧藍的天际，还不見人下地做活。人都挤在村巷里，散在大路上，挎竹籃的，背耢鏈的，推独輪叫螞蚱車子的，赶双套膠輪大車的，你呼我喚，熱鬧非常。

鎮上逢大会。社管理委员会，被社員羣众的呼声降服，决定大放假，預备了十乘大車，讓社員們美美的去暢快一天。

从小麦搭镰，夏忙开始，整个夏天，又一个秋天，社里的生活就象走馬灯，社員們忙得团团轉，連个上街灌油倒炭的空儿也少有。現在，秋庄稼已收完，菜蔬卖过大半，堆积如山的棉花进了軋花厂。这时节，象社主任說的：“社員的腰包脹了！社長的声音沒售貨員的声音中听了！”不得不放假。大家都有些私事要办。說实在話，再过几天，冬季生产运动开了头，就連个放屁的工夫也沒有了。

私事人人有，各人的私事却不一般。有买油的，有担炭的，有扯布的，还有进戏院的，有那些热恋的青年男女，进照象館去拍照的，也有和介紹人一起，到女家去送礼求婚，和未来的丈人丈母正式見面的。

这是一个处处表现着富足的，欢乐的日子。即便是那些生性爱唠叨、爱抱怨的管家婆，这一天，她们的唠叨和抱怨，也是喜气洋洋的。

大木匠的老婆，桃叶妈，就是这样个人。她天不明起来，直唠叨到现在，还看不出有歇一歇的意思，甚至越来越上劲，就象她麦月天，在田里，和男人们比赛割麦，在脊背上搁一瓦瓦，掬一上午镰刀不展腰似的。

她有一个女儿，名叫桃叶，今年已满十八岁，出俏得象年画上的人物一般。妈疼她，不肯轻易许人。有些相好的，前前后后给介绍过三个对象，妈全不中意，只推说：女儿大了，让她自家去挑吧。如今桃叶自己挑中了一个人，妈妈四出访问，盘根究底，打听了两个多月，觉得女儿的眼头确实不错，这才点了头。约好了今天下午由介绍人领着那个小伙子，来登门拜访，桃叶妈又是欢喜又是焦急。

按照时下不成文的规矩，这一天，男方亲自带着定婚的礼物，到女家来拜访，女方少不得要有一番招待，最简单的，不设筵席，也得留介绍人和未来的女婿，吃一顿“油桶底”^①。丈人丈母，给女婿的见面礼，也是少不了的。

桃叶妈不是那等马虎人，她虽出身寒家，过了半辈子贫寒生活，在人情门面上，却从不愿听旁人半句闲话。何况今天，在她看来，是一个顶重要的日子，定要做到皆大欢喜才是。可是她的丈夫大木匠，却是另一号人，他对这一切全不在意。逢着这样大喜的日子，他不說帮帮忙，连问一声也懒得问，彷彿

① “油桶底”，即油饼。

家里今天什么要紧事也没有。他另有使他入迷的事情。

遇到这种情形，桃叶妈要不唠叨一番，就不算真正的桃叶妈了。她觉得全家只有她一人，才懂得这个日子多么重要！至于别的人：丈夫，女儿，全都是些二马虎，不把这么重要的一天，当做一回事。一清早，她就拿重话收拾桃叶两回了。头一回，桃叶正帮她择菜，她气冲冲地嚷道：

“你搁下，谁要你来穷积极。这厨房，可不是你们那青年突击队。都到这会儿啦，不说把你那头面收拾收拾整齐。今儿是啥日子哟！看你呀！头发象个草鸡窝，衣服髒得象个土驴儿，恰象刚打磨道里鑽出来一样。还不快去梳梳洗洗，把衣裳换换，雪花膏啦，生发油啦，买回来不用，放在那儿干啥呀！”

桃叶羞涩地笑了笑，走开了。

可是桃叶刚刚去了不一会儿，她又喊叫开了：“桃叶哟，桃叶呀！这死女子，怎么一去就不来了！”她走到厨房门口，斜着身子，望望对面女儿的小房，看见女儿正坐在镜子跟前，左瞧右瞧，便生气地奚落着说：“唉呀呀！行了，行了！抱住个镜子就没个够！都是三天不见两头见的人哪，又不是头回见面，尽着照啥呀，雪花膏啦，生发油啦，都是自己掏钱买的，不是别人白白送的，省着点！”

桃叶熟悉妈妈的脾气，依旧羞涩地笑了笑，走出了小房。

“唉哟！你怎么头上不擦油呀！”妈妈望着走进厨房来的女儿，“去吧，去吧，不擦些油，头发干得象把棕刷子，多么丢人显眼呀！”

桃叶依旧笑着，说：“妈，我擦上了，你就没细看！”

“多擦些！你就费，也多费不了二两油，别心疼，买来，就

是給你用的。今日不用啥時候用呀！去吧，擦得重重的！”媽媽固執地嚷着，把女兒推過門檻，她又急忙回到案板邊去。

要在平時，桃葉早就使起小性子，和媽媽頂撞起來了，可是今天，她覺得一切全很異樣，陌生，新鮮，就連屋頂上空的太陽，也彷彿不是往常那個太陽似的；她簡直不知道，這一天應該怎麼度過，無論什麼事，她全沒主意，媽媽說啥她聽啥。可是她實在不愛那些生髮油。此刻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幸好，她還沒走，媽媽又嚷叫起來了。

“啊呀！桃葉呀，咱們的粉條子擱到哪儿啦？”媽媽正在兩手不停地翻竹籠，翻壁櫥。

“早用完了，媽！”桃葉笑着走進來，“你忘啦！上前天，咱給學校老師管飯，做了梢子啦！”

媽媽攤開雙手，着急的說：“你不早給我提醒一句么！唉，一家人，到要緊處，一個也用不上，就象這是我一人的事。你早給我提醒一句，你爹上會去买禮物，就一塊兒揹着買回來啦，這陣兒，可怎麼辦？”

“我爹還沒起身呢！”桃葉說。

“啊！”媽媽大張着驚愕的雙眼，“還沒起身！……這半天他在哪？怎麼連個人影也不見！”

桃葉用下巴指一指東邊一間虛掩着柴門的小房，說：“我爹好象忙着呢！”

“忙什麼！”一望見女兒指的那間小房子，媽媽的怒氣就沖上喉嚨了，她三腳併做兩腳地，向那里走去。

這是一間不住人的廈子房，間半寬，四壁用細泥搪過。牆

腰釘着一排木橛，掛着大大小小的鋸子，鉋子；再上去，有一個七尺多長的架板，上面擺着各種刃形的鑿子，銼刀，鏤花刀；帶有水平槽的兩用五尺子，鏰子，大解鋸，斧頭，靜靜地立在牆角落。乍看這些器具，誰也會知道這是個木匠的房子，奇怪的是，房裡沒有一件木器，卻擺了許多奇形怪狀的鐵制家什。長翅膀的鐸囉，帶着紡輪似的長臂寬刀割刀囉……。

北牆上開有小窗洞，窗洞兩邊的牆壁上，用聚刺釘着許多圖紙，在方的，圓的，三角的，彎曲的圖樣上，填滿了不同的尺寸。窗前有一張木桌，桌上擺着墨斗，曲尺，土白紙。此時，大木匠正蹲在一條長凳上，伏在桌邊，一手握着曲尺柄，一手拿着牛角削成的画綫筆，搔着鬢角，聚精會神地望着——一張画了一半的圖樣，口中唸唸有詞：“五寸五，……七分，……彎，再彎大一點，……五寸五……”

哐噠一聲，門開了。

太木匠動也沒動，依舊聚精會神地喃喃着：“五寸五，……七分……”

“啊呀！好我那神神哩！看模樣，你快要蛻化升天了！”

大木匠動也沒動，依舊悵然若失地喃喃着：“五寸五，……七分，……”

“倒是一毛！”桃葉媽沒好氣地說，“聽見沒有？你聾啦！”

“啊？”大木匠依然動也沒動，頭沒抬，眼也沒離開桌上的紙。

“啊，啊，啊！”桃葉媽學着丈夫的腔調，生氣地重復着。她知道，不論怎麼聲大，木匠也不會動一動，那怕房子着了火，他也不會動一動眉毛。她有另外的法子制他，她向那些奇怪的

鉄器走过去。

大木匠象被彈簧彈开似的，从柴凳上跳下来，跳到老婆面前插在老婆和那些奇怪鉄器之間，象城門口的卫兵似的：“干啥，干啥，你說呀，我听着呢！”

“干啥？你不知道干啥？就象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誰也不放在心上！”

“你說得截近些，別扯得太远！”

“我扯得远！”桃叶嫣气越不順了，“你近！近得日头下了台阶啦，你还没起身！再磨菇一陣，会散啦！”

“馬上就去！”木匠用和解的語气說。

“不能再耽擱啦。咱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女婿呢？人家是青年技术組長，人前头的人，說啥也不能慢待！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！”木匠說，“馬上走，这点事情弄妥，馬上就走。”說着，他的一脚又蹶起来，踏在柴凳上。

桃叶嫣一把拉住他的褲脚，一手抓着桌上的曲尺：“說走就走！又往桌上爬，爬！”

大木匠无可奈何地說：“唉，走走走！你这人呀，真是个抵角牛，不抵倒南牆不回头。你就不想，这么点事，我就能把它誤了！路又不远，三脚兩步就是一个来回，你啥时用，我啥时去都跟得上。”

“少嘮叨些，快起身！”桃叶嫣露出得胜的神气，“再捎上半斤粉条子。”

“对对，應該，應該，連粉条都沒有，怎么待客呢！半斤少不少？”

“够了，沒几个人呀！”

“好！把錢給我。”

“什麼錢？”

“秤粉條呀！”

“啊呀，不是給過你錢了么？”

“那錢，你該是叫我給女婿買見面禮物么！一双洋襪子，一頂制服帽……”

“你身上就再沒錢啦？”

“你看這——，你難道不知底么？”木匠理由十足地反問。

近兩年，大木匠自從愛上那些奇怪的鐵器以後，他的口袋就連一角錢也存不住了。桃葉媽發現他是個無底洞，便把家事從他手里要過來，她真是個有十八道鎖的鐵櫃子，大木匠很難從她手里討到一毛錢。這會兒，她雖知丈夫身上並沒餘錢，可是她還要嘮叨：

“總說是沒錢沒錢，錢都干了啥啦？”她望着那些鐵器，“票子花夠一河灘，啥也沒置買個啥，就收了那麼些破銅爛鐵，鋤不算鋤，鏟不是鏟，錯倒是不錯，能割麥，能給包谷攔土，一個人頂十個人，可是，你攤上本錢搭上工，工分呢？人家掙去啦。年底一算賬，你沒做下活，比不上我桃葉做的多，就別說比我啦！”

大木匠很有耐心地听着，不答話。直到她把票子点了三遍，遲疑地放到他手里，他才勒了勒腰帶，揹上一個荊條大籃子。拿起桌上的鎖子，預備鎖門。

“啊呀呀，誰還偷你那些破爛不成！”

大木匠不答話，依舊拿着鎖子預備鎖門。他們夫婦倆，各有自己的禁地。他在桌上找了好久沒找到鑰匙，沒奈何地嘆了口氣，只好把門虛掩住，回頭對桃葉媽說：“你看着，不准誰

碰我房里的东西！”

他这时的态度是十分严峻的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桃叶嫣是最最懂得丈夫的威风的。母性的温柔，顺从，从她的眼神和声音里流露出来。她知道，不论别的什么事，大木匠都能依从她；可是她要碰了这些破铜烂铁呀，那就算是在太岁头上去动土啦。要不，她就不算是真正的桃叶嫣了。

“走吧，放心走吧！”她亲切地笑着，“早点回来呀！”

二

村巷是静悄悄的，田间是静悄悄的，大路上也是静悄悄的，渺无人踪。人们已经到集市上去了。这时，大木匠才感到时候确已不早，难怪桃叶嫣要对他大吼大叫啊！

近一个多月以来，他带领着木工组，在社里赶着做活，一有闲空，就鑽到他那间小屋里“动脑筋”，整整三十多天，那里也没去过，郊野，在他的眼前，已经换了另一种装束。

是深秋了。田野忽然显得辽阔、开朗。槐、柳、梧桐，闪耀着金色的光彩；火红的柿林，象一片壮丽的晚霞；成排的鑽天杨，正在脱着叶子，褐色的杨叶，微微卷曲着，燕子似的，成羣的飘飘飊飊，旋轉，滑翔；冬小麦已经出土，褐色的渭河原野，一望浅绿；只有棉花稈，还没来得及拔除，大片大片，夹在麦田中间，恰象无边的绿毯上，特意織就的方形花纹。

天空高远净洁，空气里夹杂着新麦苗的青草味。大木匠贪饒地望着这片、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十五年的、正在改变着旧时面貌的土地，望着这块土地上迷人的秋天景色，这景色在他的心里，引起了富足，憩息，和朝气蓬勃的印象；虽然，比起别

人来他还算貧困，比起别人来他更不愿意休息，可是他的心里，依然充滿一种甜滋滋的快乐和旺盛的干劲。特别是当他望着那一片片未拔除的棉花稈的时候，他把周圍的一切全忘了，甚至予，也忘記了他自己。

那些枯黃的棉稈是十分碍眼的，它們牢牢的站在那里，彷彿只是为了霸佔着大块土地有意阻碍冬耕似的。要拔除它們可不容易。收过棉花的土地是坚硬的，那些粗壯的棉稈都有入土很深的粗根，需要很有力气的手，拿着挽勾，一棵一棵地把它們拔出来，然后才能讓土壤翻身晒太阳。那該多么費工又誤时啊！

大木匠正在設計一种簡便易行的拔棉稈器械，这种器械，只要安裝在普通的木犁上就能够一面拔棉稈，一面翻地。他是个業余的新式农具爱好者和創造者。从参加农業互助組时起，他开始对这种事情发生兴趣，利用多年当木匠积累起来的知識与經驗，加上农具厂制造的新式农具的启发，他設計了几种簡便而經濟的器具，大部分是旧式农具的改裝，或在旧式农具上加一个附件，便可以用来干别的农活，解决劳力不足的困难。他把这些創造称做“小把戏”。拔棉杆的器械，是他的第六个“小把戏”了。曾經有些好事的人，把他的“小把戏”寄給农具工厂，农具工厂沒有采用，可是他并不洩气。他說：“我这些‘小把戏’是咱們乡下的鉄匠爐干的活，怎么能趁得起大机器呢！这不是叫榨花厂給咱搓灯芯子么！”

每当他看到鉄匠爐給鄰村农民打造他发明的“小把戏”，或看到周圍农業社用他的“小把戏”在田里干活，他就觉得心里有一股說不出口的，快乐的滋味；他往往会站在一旁看半

天，比戏迷望着戏台还要迷十分，把身旁的一切事情全忘掉。为这类事，桃叶嫣和他翻脸已不知多少回。她变成了个管制他的行动的人。他也只得承认她这种新的家庭地位。

他走着，低着头，两手举在胸前，一会儿合攏，一会儿分开，一会儿一手在上——一手在下，一会儿一手前推——一手后撤，指头弯曲了伸直，叉开了又拼攏，旋回，倾斜，翻轉……。随着变幻出奇的手势，一幅耕作图映在他的脑海里：肥壯的大犍牛，曳着木犁，在棉田里走着，犁头入土了，鐮上的“小把戏”在棉株枝叶下閃閃发光，好！棉稈被“小把戏”紧紧卡住了，弯下了，压倒了，好！棉根輕輕离开土地，被一根鉄竿撥到一边了，脚下的土地也在波濤汹涌地翻滾着……。他一会儿皺眉，一会儿微笑，口里不住地喃喃唸着：“五寸五……七分……不，一寸，一寸！……”

忽然間，脚下的土地塌陷了，眼前的道路、树木、电綫桿，都在瘋狂地旋轉，他的头不知撞在什么軟綿綿的东西上，一只胳膊被压在什么沉重的东西下面。他張开眼睛向周圍看看，发现自己掉在一个大坑里。不知哪个合作社，在路旁挖了一个田間积肥坑，好在坑里只堆着杂草和爛菜叶，还没澆上粪水。他的头就栽在杂草上，他的胳膊压在自家的身体下边，大籃子飞滾得丈把远。

“哈哈，把他媽的——”他一边笑罵一边坐起来，扑落了臉上的草根，拍掉身上的菜叶，揉着被压疼了的手腕，嘴里又喃喃地唸道：“五寸五，六分？……不，一寸！……。”

大木匠踏进集市的当儿，集市正紅火到頂点。眼前是一

片人的海洋；各种貨攤上的白布棚帳，象泊在岸边預备起程的密集的帆桅；堆积如山的綠油油的蔬菜，連綿不断的花布卷，女人們的白色印花头巾，形成一片五彩斑斕的波浪；一片低沉的嘴隆隆的人語，恰象深夜里的濤声。肩膀撞着肩膀，胸脯磨着胸脯，大木匠在人海里游泳。

他本当到京貨行的棚巷里去，可是他那双脚，却象那識途的老馬，把他載到熟識的街道去了。这是一条黑色和鉛灰色的棚巷：鉄鍋，爐条，勾搭，老鑷，鉄錐，鑷刀，成堆的鋤把，水車斗，滾珠，鍋駝机上的另件，条播机上的小齒輪，螺絲帽……，象无数黑色的波浪，把大木匠卷走。这里，多半是他熟識的面孔，熟識的声音，人們不断向他打招呼，向他問好，罵娘，善意的开着玩笑。在大木匠的心坎里，这里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，这里的各种声音，才是人間最悅耳的音乐。

“嗨！王惚遊！”是誰喚他这个名字，这名字还是他学徒时，師傅嫌他太爱活动，爱邪想，給他起的綽号。“惚遊”是句土話，不穩当不牢靠的意思，就象一張桌子各处都脫了卯的那种样子。这名字多年不听人叫了，这是誰呢？

“来吧，王惚遊，沒想到今天会碰到你！”

原来是李栓，多年前的老朋友，学徒时的同伴。这人早年学木匠沒学成，又去学瓦匠也沒学成，学鉄匠抡了半年大槌不干了，最后去学生意，出門多年，不知啥时回来。

“你又回到老本行了么？”大水匠看他守着一个很大的鉄貨攤，在那里喝茶，連忙走过去，热情地探問。

“你再細看！”李栓十分愜意地笑着說，“鉄匠鋪还帶卖这个么！”他指着身旁的几根生鉄棒子。

“噢噢，你干上供銷社啦！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越干越沒出息了。从省城干到集鎮上來了！要被老伙計們瞧不起啦！”

“哪里話，哪里話！”大木匠并不會留意李栓的話，只是隨口答應着，坐在李栓挪給他的凳子上。他的眼睛却不离开那几根生鉄：“啊呀，生鉄，有了貨啦！是山西过来的嗎？”

“是呀！这如今是缺貨。一批、一批，都配給各鉄業合作社啦。这回我硬爭着留下一部分，各农業社的买主，也該照顧照顧是不是？快得很，摆到这儿，一眨眼功夫，就剩了这儿根啦！啊哈！农業社真不得了，我做了多年生意，也沒見過这样大的买主，一来就象搶人似的，連价錢也不問一問！”

“啥价？”

李栓举起一只手，作出一个手势，說，“伙計！碼子上看！”

“如今这类东西，越来越便宜了。”大木匠一边說，一边急急掏出口袋里的鈔票，細細点了一遍，彷彿怕別人搶購似的把錢放在貨攤上，赶忙說：“够秤四斤！”

“你要这干什么？”李栓奇怪地問着，一面秤过四斤重的一块生鉄，放在大木匠面前，收清鈔票，口里还囉囉囃囃地說着：“嗨！如今是干公家的事啦，公事不認人；要在以往，別說三斤四斤，就是十斤八斤，你淨拿去好了，老弟还会收你的錢么？……你大概也是給社里买吧，看你只要这一点份量，你們那社可不怎么富……”

大木匠搖搖頭，說：“給自家买。”

“你……跳了行啦？”

大木匠笑着，搖搖頭。

“噢噢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看我这人多粗心，面前就摆着你的新发明，我怎么就一时忘得干干净净。”他説着从攤上拿起一件小巧玲瓏、样式新奇的农具，这是刨萝卜用的。“是你造的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是我們的熱門貨。买主搶着要呢。拿这家伙，一个人一天能做二十个人的活。”

“你夸大了一倍。做十个人的活还行！”大木匠一本正經地説，“对买主可不能吹牛撒謊呀，老弟。”

“我說的是突击队，日夜不停的干哪，哈哈……”李栓辯解着，把一杯热茶向大木匠递过来，接着又递来一支大前門。

大木匠沒客气，点起烟来抽着。多年不見的老朋友，是使人留戀的。

看見大木匠这般随便，仍象从前一块舖板上打对脚睡覺时、那种小伙伴的亲密的样子，李栓心里很是高兴。

“嗨，老伙計！你現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哪！”李栓翘起一个大拇指，“大人物哪！簡直是名揚四海！上月初，县上召开供銷工作會議，縣長在会上講話，还提到你的名字啦，伙計，可不簡單哪！說不定哪天，要請你上北京去哩！”

“你簡直是瞎扯。这全不过是一些小把戏，值得你那么瞎吹！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縣長在会上提过你的名字。提过……”他眨巴着眼睛想了一会儿，补充道：“提过三次！对啦，一点也不瞎吹，三次！”

大木匠笑了笑，不去爭辯。

“看，你也知道我的話不假。我想縣長一定亲自登門拜訪，当面獎勵过你吧！”

“不夸奖又怎么样呢，伙计！”大木匠說。

“嗨！不能，那不能！万万不能！”李栓严肃地說：“这是对国家的贡献。我要是能象你，做出这等大的功劳呀，这会儿，也用不着站在这个小集市上，讓风耗日晒啦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关切地問道：“你一共造了几种新农具？”

“五件！”大木匠淡淡地回答。

“五件，五件！”李栓的眼睛瞪得有灯泡大，好半天只是輕輕摇头，不說出話来。表示他的惊愕和欽佩有多大：“啊呀，五件，你今天秤生鉄，大概又要做一件吧？”

大木匠点点头：“想日鬼一种拔棉花秆的玩艺！”

“那么，这就是六件。六件！不簡單，不簡單。”李栓在自己的贊嘆里陶醉了一陣儿，然后神秘地探問道：“你現在一定是个銀行的大戶头了，啊！”他的眼里流露着羡慕与嫉妒的热烈的光芒。

“什么大戶头？”大木匠从来沒听过这种字眼。

“大戶头嘛！”李栓神秘地說，“就是戶头很大呀！”

“什么戶头大？”大木匠仍然大瞪眼，不懂李栓的話是啥意思。

“装傻！”李栓心里想，但他仍旧解釋了一遍：“就是在你的戶头底下，嗨！数目字很大，圈圈很長呀！”

大木匠听明白了。他笑着說：“沒那回事。我老婆在社里分回来几个錢，都讓我花在这上头啦！”他指着手边的生鉄棒。

“自然，做啥都得攤本，卖个冰糖葫蘆，也少不了攤几块本钱。”李栓同意地說，“你每造成一件，政府給你多少？”